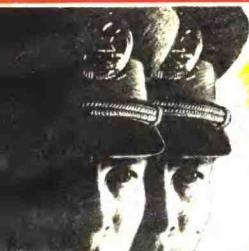


★ 法制教育小丛书

检察官的天职

李英 吕艳 著



JIAN CHA GUAN DE TIAN ZHI

死囚之谜

水落石出

26.3-49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检察官的天职

李 葵 吕 艳 著

责任编辑：曲子玮

封面设计：孙少江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125·字数100千

1990年12月第1版·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

ISBN 7-5316-1256-9/1·47 定价：2.15元

编 者 的 话

亲爱的朋友，我们共同呼吸着共和国民主与法制的自由空气；共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一句话：共同生活在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幸福之中。但我不知道，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是否曾和法律打过交道呢？是否曾被生活中的不平所困扰呢？也许有人为邻里的纠纷而气恼；也许有人为单位里的坏人而心焦；也许你会突然受到诽谤；也许无意中你会遭到别人的谩骂。当然，更有甚者，你会遇到夫妻的感情问题；儿女的道德问题；财产的继承问题；伙伴间的经济问题；坏人对你的诬陷问题……总之，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家都会遇到程度不同的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

本书就是要告诉您，遇到问题应该怎样处理；怎样适当地使用法律的武器；应该按怎样的程序来行使你的诉讼权利；诉讼中遇到困难时应怎样按法律程序去克服；怎样平反冤案。总之，本书可以教给您怎样打官司，怎样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书还会让您了解我国严密的司法制度，公、检、法、司各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

才使我国的司法工作逐步向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漏掉一个坏人的理想境地迈进。

当然，从本书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中，您还会受到我们政法战线上这些真实人物的高贵品格和先进事迹的感染。侦查员的机智勇敢；检察官的刚直不阿；法官的执法如山；律师的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管教员的呕心沥血、精心育人——这一切都将激励您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

从本书中您还可以看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非草木，思想复杂。矛盾是多种多样的；犯罪是千奇百怪的。本书篇幅所限，实难反映生活中光怪陆离的各个侧面；也不能把各种类型的案例全部奉献给读者。只能就我们认为精采而又典型的案例，加上我们的“随笔”和“札记”，帮助您了解些有关的法律知识，并和您一起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总之，相信您读本书时，能在轻松中获得知识，受到教益。我们也相信，只要您能将本书读上一页，就会一口气将本书读完，那么，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中有的篇章是在已发表的杂志中选出的，有的做了些改动，因时间紧迫，来不及与作者联系，敬请原谅。

编 者

1990年7月

目 录

神 圣 天 职	1
权 法 较 量	18
辨 伪 求 真	39
水 落 石 出	56
一 字 之 差	73
觅 迹 寻 踪	90
查 缉 真 凶	110
千 里 雪 冤	126
死 因 之 谜	143

神 圣 天 职

哪一件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

——莎士比亚

天边绛紫色的夕辉衬出边陲小城朦胧的轮廓，春风吹绿了街道两旁的杨柳，下班的人们接踵而去，车笛、谈论、嘻笑组成了一曲和谐黄昏曲。

在A区检察院二科的办公室里，浓重的团团疑云恰恰在此时笼罩在身陷肝硬化病折磨的科长范义的心头，是那么沉重，是那么迷惘。范义进行了多种方式和角度的设想，但结果都不能自圆其说。相反，经过缜密地分析，那么多问号在思索中渐渐地由茶杯那么大，变幻成斗那么大，最终像房子那么大……

李长友、刘吉林、张滨那半尺厚的盗窃案卷和一份免诉报告搁置在写字台上，一股风吹翻了几页审讯记录。这是公安分局预审科的卷宗，按着法律程序转送到了检察院，谁也

没有想到这本卷宗竟在检察院搁浅了。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范义是建国后从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多年的风风雨雨、泥泞坎坷的生活道路，练就了他一副火眼金睛，铸造了他铮铮铁骨。此时，卷宗里的材料又一次在他脑际里活动起来了……

那是1988年4月的一天。佳木斯火车站站台上人头攒动，人群中走来一个年轻媳妇，她柳叶眉下嵌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眸中含着脉脉温情，既善良又矜持，身段苗条适中，一双高跟儿鞋随着修长双腿的移动，发出敲击水泥地笃笃笃的响声，真是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手提着一个皮包，走如荷叶轻摆，引来站台上接踵而来的人们一束束惊讶的火辣椒的欣赏的目光。

检车工李长友身着一件油渍麻花工装，脸带几处油污，此时正用个小铁锤敲打车轮，冷丁一抬头，看见这妇女走到8号车车梯边，他贪婪的眼珠一下子就凝固了似的，嘴张大半晌忘记闭上，难道是西施重返人间吗？

悬在天桥边的喇叭筒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各位旅客，开往哈尔滨的524次列车准点发车，请大家携带好自己的物品，迅速到第一站台上车……

直到这年轻妇女的身影消逝在车厢门口，李长友才收回目光，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又不自禁地看了看8号车厢的标牌，然后，下意识地懒散地用小锤敲敲这儿，敲敲那儿。

列车吐着浓烟，在北国大地上急驰着，虽说此时是北国**早春**乍暖还寒的季节，车厢里却暖如江南三月，喇叭里不时

地传出流行歌曲。李长友此时没有和往常一样呆在休息室里，而是换上了一套铁路制服，脸上的油污也洗掉了，臂弯上还明晃晃地带着“安全检查员”的袖标，一本正经地走进8号车厢。他一会儿叫乘客把包裹往行李架里挪动，一会儿又叫一位乘客拿下提包，检查有没有“三品”，但乱转的眼珠子却在搜寻着那个貌若天仙的妇女。突然，他发现那件红羽绒服挂在车窗边的衣挂上，心里一阵暗喜，忙走了过去。那年轻妇女正坐在那儿凝目沉思，脱掉外衣后，隆起的乳房更加醒目了，李长友心怀叵测地站在年轻妇女跟前。

“这皮包是谁的？”李长友煞有介事地问着，一劲儿睥睨这妇女的胸脯和如花似玉的面庞。

“噢，是我的。”这年轻妇女轻声说着，慌忙站了起来。

“拿下来，检查‘三品’。”

“师傅啊，没带啥。”

“拿下来，拿下来！”

皮包打开了，里面露出了女人的衬衣、衾裤、乳罩等，只见这妇女顿时脸带羞色，双腮粉红，如三月桃花。在这些衣物的底下，李长友出人意料地翻出了当地名优产品10瓶夹克油。

“这是什么？列车上规定不准带易燃品知道不？”

这妇女垂下了头，此时李长友虽满脸愠怒，严肃认真，但心中却是一阵窃喜。

“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李长友装模做样地拿出了一本本子。

“我叫潘巧，佳木斯夹克油厂的。”潘巧颤惊惊地答道，眼角还流出了几颗泪花，显得更加柔媚动人。李长友恨不能搂过她来亲几下。但此时，他的处境和身份非同小可，岂敢轻举妄动。

“罚款！”

“多少钱？”

“50元。”

“不行，不行。”

这时，邻座的几个旅客见状忙赔着笑脸替潘巧求情，有一个旅客还递过一支良友烟，大家七嘴八舌，足足说了十分钟。此时，李长友看了看只顾低头哭泣的潘巧一怔，她正如西施病恹恹的模样儿，越显得弱水扶风、楚楚动人。他轻嘘了一口气，顺坡下驴似地说：“这样吧，看在大伙儿的面子上，不罚你了，但这皮包放在车厢里太危险，我把它带到列车值班室，等你下车时去拿。”

潘巧听了，破涕为笑，忙开口甜润而又柔弱地说：“谢谢师傅了。”

夜色在车窗上涂上蓝黑色，顺窗而望，窗外朦胧的山峦黑黝黝的，车厢里失去了白天谈笑的声音，取代的是高低不齐的鼾声以及车轮那不知疲倦的有节奏的歌声。

当列车喘着粗气驶进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时，正值凌晨两点钟。潘巧忙到列车值班室去领取皮包，李长友和两个年轻人正等在那里。

李长友见了潘巧，心旌撼动，忙讨好地说：“大妹子，我也在这儿下车，我帮你提皮包，你在前边走。”善良纯朴的潘巧岂敢劳驾，百般推辞，李长友死乞白赖地提起皮包走

在前边，出了检票口。

哈尔滨的夜色是柔和、恬静、舒适的。然而，夜色里也有罪恶的灵魂蠕动，在夜幕的掩护下会显露他们狰狞、丑陋、卑琐的原形。在出了检票口二百多米的一片静寂的树林边，潘巧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的不祥之感。前边三个男人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得意忘形的笑声，这就更使潘巧心生疑惧。

“师傅，不，大哥，我不走了。”

“往前再走一段路，就是旅店。”

“不，我要回车站。”

“什么，你回不去了，哈、哈、哈……”

这淫秽的笑声，使潘巧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差点失声叫出来，涉世不深而又胆小的潘巧这时才恍然大悟，她蓦地拔脚就往回跑，然而，没跑几步，就被几只钳子般的魔爪给抓住了，他们把潘巧的嘴巴堵住。

“把表、钱拿出来！”一个声音吼道。

“把羽绒服脱下来！”李长友喝道，潘巧双臂紧抱，李长友不管三七二十一动手来扒，还贪婪地摸了摸潘巧的乳峰，那柔软、温热，更加使他淫心躁动。

当潘巧被洗劫一空后，李长友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到跨线桥等我，半小时我就赶到。他妈的，谁也别想独吞。”

半小时后，李长友三人在跨线桥凑齐，因分赃不均被抢劫物品暂时保存在李长友家，各自安然理得地回家了。

F 公安分局得知这一案情，立即立案进行侦查。

夜色像恪守职责似地准时降临了，检察院二科的办公室

呈一片浅暗的朦胧。范义拧亮了调光台灯，顺手点燃了一支灵芝烟。这是他几十年的老习惯，分析案情时，总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种吸烟方式，老伴儿极力反对。

为什么案卷里抢劫情节，在几个月后会变成盗窃呢？而且三人口径一致？为什么李长友半小时后才赶到跨线桥，而不同时前往？他在这段时间里干了些什么？范义感到这是一个急待解开的谜。他轻轻嘘了一口气，尽量回忆他在接这个案子时，同F公安分局预审科预审员张凯关于罪犯性格特点的交谈，多年的办案经验驱使他的思索必须准确无误地觅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他忙掏出工作手册，上面清晰的笔迹呈现在眼前——

同案犯，刘吉林，18岁，性格特点：单纯，有劣迹，被行政拘留一次。

同案犯，张滨，25岁，性格特点：胆大有主意，进过劳教所，后又因盗窃判过刑。

范义合上笔记本，心中一阵欢喜，俗话说：盒里的泥鳅——看你能滑到哪里去。明天提审刘吉林，从他的交待中或许能获得解开这个谜的谜底。

此时，时钟已敲过八下，范义顿时觉得腹部一阵疼痛，他叹了一口气，知道这时肝硬化病又在折磨自己了。“唉，我这台老损的机器啊！”他站了起来，熄灭了灯走出了办公室。

公正，一定能打倒那些说假话和作假证的人。

——赫拉克利特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高墙内的花坛上，那艳丽多姿含露儿的花朵在晨风中摇曳，和大墙内的灰色囚服以及一个个秃头的囚犯形成了美与丑的衬托。

提审室的门打开了，刘吉林被带了进来，他惨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一对滴溜溜乱转的眼珠儿略带锈涩和暗淡的神色，他极力掩饰着惶恐、惴惴不安的心情，合起双手在不知所措地摩挲着。

“党的政策你知道不？”随同范义共同提审人犯的小孙问道。

“知道。”刘吉林不安地答道。

“欺骗政府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重判、严惩。”

“你伙同李长友、张滨因为什么进来的？”

“因……因为……盗窃。”

“那么，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交待的是抢劫？”

“那，那是我们胡编的。”

“好！胡编的，怎么编得三个人口径一样呢？后来翻供又为什么一样呢？”

刘吉林头垂下了，半天没吱声。范义见状便知其中有诈，立即追问道：“刘吉林，在本案中你所处的位置知道吗？你是从犯，而李长友是主犯，共同作案是无盟可守的，主犯和从犯是指你们在作案中各自的作用所讲的，而处理还要看交待罪过的态度，别人讲了，你不讲，对你要加重处罚，你是从犯，又坦白交待，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范义开始了心理攻坚战，此时，他十分清楚利用人犯内部的利弊关系击破顽固防

线是最佳手段。

刘吉林的头仍无力地垂着，一句话不说。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范义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刘吉林急忙接过去看一眼，顿时浑身一震。

林儿：

妈妈想你，又恨你，既替你担心，又抱怨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又不能不管你，本不想让你知道，在你被抓走的那天晚上，你爸爸突然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咱家你是老大，弟妹上学，我工资70元怎么够用呢？你以前的事错了，妈不怪你，现在再不能错了，有什么就向政府实说了吧，妈妈求你了，好歹要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帮妈照管这个七零八乱的家。

妈妈

4月5日泪书

刘吉林的眼眶里一下噙满了泪，牙使劲儿咬住嘴唇，蓦地，泪珠扑簌簌地落下来，嘴唇渗出了血渍，他终于控制不住感情，埋头恸哭，泣不成声。这哭声里包含的是痛杆，是心疼，是绝望，是醒悟。范义多年细心揣摩罪犯心理得出的方法得到验证了，他明白，要散播阳光到别人心中，首先得自己心里有。

“刘吉林，你想好了吧？你们定过攻守同盟？”

刘吉林一惊，两眼愣愣地凝视范义，不自觉地：“我

说，我说了会宽大处理吗？”

“政策是会兑现的。”

“好，我全说。”

那是一个阴雨天，细雨霏霏，监舍的人犯要登记造册，排队去照相，李长友、张滨、刘吉林都在队列里，李长友贼眉鼠眼地溜了一下四周，见没人注意，他急忙凑到刘吉林跟前说：“我看咱们交待的抢劫，得判刑。他妈的，那可是两枚金戒指，一块手表，还有600元钱，我看也得判五、六年了。不如说偷了旅客的皮包，皮包里有夹克油什么的，金戒指和钱都埋在我家后院的果树下了，等我们出去分了算了。”

“那露馅咋办？”

“你他妈的是个糊涂虫，如实交待要进监狱，我家有老有小，舜种，如果你说了，日后出去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李长友说着眼里露出了凶光，片刻，他又诡诈地转了转眼， “我已托人送给分局办案人两槽子（两千元人民币），他现在肯定会顺水推舟，草率了事，正想为我们免诉呢。”

“大哥，我说了天诛地灭。”刘吉林慑怯地说。

“这还像条汉子！”李长友露出来一丝奸笑。

“那么，李长友以前交待的全是事实了？”范义问道。

“是。”刘吉林肯定地答道。

“那天，在跨线桥上，他赶到时你们都说什么了？”

“他说，我干了她一把。”

刘吉林说完，用手擦了擦头上渗出的汗珠，情绪稳定了许多，如释重负一般，他的眼里仿佛愁云驱散，出现了绚丽的彩霞。范义细心观察刘吉林瞬息万变的情绪，轻轻吐出了一口闷气。

范义和小王把刘吉林押回监舍后，又提出了张滨，经过一番激烈地较量，狡猾而又顽固的张滨，在事实面前垂下了头，如实地说出了与刘吉林交待相同的案情。案子突飞猛进地进展，使疲惫的检察官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范义的眼里是揉不进半粒沙子的，此时，倘若说他沉溺在推翻这一免诉的案子上，倒不如说他深感到检察官肩头担子的沉重。

那天夜里，范义失眠了，“干了她一把。深更半夜，一男一女，他能不能强奸了潘巧呢？”一阵巨烈的肝痛，使范义额头上即刻沁出冰冷的汗珠，他忙摁了一下墙壁上的开关，叫醒熟睡的老伴，取来几片药服了下去。老伴嗔怒地说：“我说老范啊，你这样穷折腾，还不得早早……”

“老伴儿哟，人免不了一死，荒山（火葬场）现在可不要我，放心吧！”

第二天，李长友被带进了审讯室，他的目光和范义咄咄逼人的目光相遇时，立即回避开了。旋即，李长友贼眉鼠眼，眼珠眦视。范义突然单刀直入地问：“李长友，你老实交待和同伙抢劫的犯罪事实？”

“我没有抢劫，只是财迷心窍，偷了人家的皮包。”李长友抵赖着，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你看这是什么？”小孙从文件夹里取出两枚戒指。这

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李长友吓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鸡。

范义抓住这一时机又逼问道：“那天晚上，你和张滨、刘吉林为什么半小时后在跨线桥会面？”

“我……我没干什么。”

“那女的叫潘巧，在佳木斯夹克油厂工作。”

“是，啊，不是……”李长友被问得慌了手脚，但他仍百般刁钻，顽固抵赖。从看守所回来，范义立即向领导提议——速访潘巧。

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
乌鸦毕竟是乌鸦。

——斯大林

范义临出家门时，老伴泪眼相送到街口，把一包药塞进了范义的提包，又唠唠叨叨地叮嘱同行的助手小孙，托他照顾范义，小孙满口应着，两人匆匆启程了。

当范义、小孙走进潘巧家时，迎接他们的正是满脸病容的潘巧。这个不幸的女人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后，沉默了许久，竟出人意料地矢口否认了此事的存在。然后，泪珠却像断线的珠子落了下来。

范义察颜观色，知道了一切。他深知这样的事对于一个涉世不深而又自尊心极强的女人是多么严重的打击啊。她顾虑实在太多了，她怕能致人绝路的舆论，她担心和睦的家庭毁于一旦，她怕亲朋好友以及后人的白眼……然而，不剔除

稗草，良禾怎能葱翠茁壮。

“潘巧同志，严惩罪犯你支持吗？”

“支持！”潘巧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眸子里蓦地仿佛燃烧着一团怒火。

“你不相信我们能这样做吗？”

“相信！”潘巧说完又垂下了头。

“那你能同我们合作吗？谈谈那天的事……”

没等范义说完话，潘巧双手掩面悲怆地呜咽起来，最后凄凉地甩出了几个冰冷的字：“那天没什么！”待她停止了哭泣后，仿佛像个木头人似的，尽管范义使出浑身解数，她仍旧缄口不语，这真使人感到两手抓刺猬——棘手。

夜晚，在佳木斯宾馆，斜躺在席梦思床上的范义只能听见小孙香甜的鼾声，自己却没有一丝睡意。采取什么妙策能使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创伤的潘巧讲出实情呢？潘巧羞于开口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些难释的问题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浮现在脑海里。范义毕竟是个富有实践经验的检察官，他有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封建的毒蔓还缠葛着一些人的灵魂。作为年轻的潘巧，她担心的关键是怕家庭受不住舆论的重压而破碎。范义又猛地想起今天早晨，他们不顾行程的疲惫赶到佳木斯夹克油厂党委办公室的一番情景……

满头银丝的党委书记和善地接待了他们，原来潘巧的爱人是该厂的副厂长，他现在去北京参加一次订货会，顺便考察几个城市同行业厂家的情况，今晚返回佳木斯。

范义在党委书记口中知道了潘巧爱人的情况。他事业心